

中国当代童话金品



# 暗星球奇遇记

萧袤 著



牛童虎口

中国人口出版社  
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
全国百佳出版单位

中国当代童话金品



# 暗星球奇遇记

萧袤著



中国人口出版社  
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
全国百佳出版单位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暗星球奇遇记 / 萧袤著. -- 北京 : 中国人口出版社, 2016.1

(中国当代童话金品)

ISBN 978-7-5101-3855-3

I . ①暗… II . ①萧… III . ①童话－中国－当代

IV 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65207号

## 暗星球奇遇记

萧 袤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人口出版社

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10.25 插页 6

字 数 106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1-3855-3

定 价 22.80 元

社 长 张晓林

网 址 www.rkcbs.net

电子信箱 rkcbs@126.com

电 话 (010)83534662

传 真 (010)83519401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 80 号中加大厦

邮 编 1000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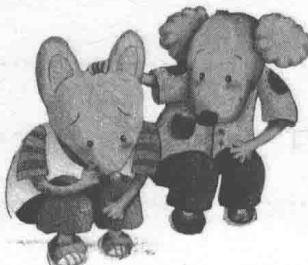


080 ——— 木屋与木屋的对话

180 ——— 山间不期而遇

281 ——— 白云指非凡人易鉴

381 ——— 偷米的贼喊



## 目 录

微型黑洞.....	001
暗星球奇遇记.....	007
绸冰.....	020
想象一棵树.....	033
闪烁的霓虹灯.....	045
富翁与流浪汉.....	053
美容广场.....	058
爱不过期.....	063
每天撒十个谎.....	067
魔法表情.....	075



中国当代童话金品  
Zhongguodangdai童话jinp

穿墙术.....	085
Q 版不周山.....	097
线条人的非洲之行.....	112
淘淘和米粒.....	127



## 微型黑洞

我致力于黑洞的研究已经很多年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近我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如果说 19 世纪的人刚刚认识黑洞这个概念，那么 20 世纪的人已经研究到黑洞口了。我是在前人研究黑洞顶、黑洞壁的基础上，深入研究到黑洞底了。

科学的研究的进程，有时候相当缓慢。你看，现在已经是 23 世纪中叶了。

一时心血来潮，我甚至造出了一个黑洞。当然这个念头很孩子气，以至于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混乱。

当我像阿里巴巴念咒语一样，念出了自动声控门的密码



“西瓜西瓜开门”时，用72种特殊材料熔铸而成的以太合金门笨重而庄严地开启了。

一辆载重卡车呼啸而来，被黑洞吸了进去。

一座刚竣工的大楼呼啸而来，被黑洞吸了进去。

一片生机勃勃的树林呼啸而来，被黑洞吸了进去。

一颗气势汹汹的原子弹呼啸而来，被黑洞吸了进去。

一座光秃秃的大山呼啸而来，被黑洞吸了进去。

我知道，接下来什么可怕的事都会发生，立即念起密码“西瓜西瓜关门”。当合金门终于关上时，我吓出了一身冷汗。门口排列着：

三头大象，一座幼儿园（天哪，里边有780名小朋友，还有园长、老师、阿姨和看门人），一列满载乘客的火车，一个78平方千米的小国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压路机呀、书包呀、乱石呀、帽子呀、电冰箱呀、肥皂盒呀……

咱们研究所的头儿横眉竖目地站在我的面前。他很少亲自来见我。总是我去找他要资金呀，要人才呀，要房子呀，等等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是他自己来的。当然，是被黑洞请来的。

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头儿说，“你想请我到黑洞一游？”

“对不起，这完全是意外。”我说。

事后我才知道，那辆载重卡车装的是一车毒品，那座大



楼居然是危楼，原子弹就不用说了（我无意中挽救了一个国家的命运），那座大山几乎没什么用，它什么也不长，年年种树，连一片叶子也看不到，现在那儿却成了一座花园。

最后，谢天谢地，我用一辈子的积蓄赔偿了那片树林的损失，以及支付零碎物品的搬运费和有关人员的车船费。

黑洞再也没有开启过，成了一堆废物。

因为头儿的人身安全曾经受到过威胁，加上他的“不原谅”主义，我被迫从黑洞研究所引咎辞职。

持续的爱好，强烈的兴趣，使我没办法与黑洞说“拜拜”。受资金和设备的限制，我转而投身于微型黑洞的研究。我成了自由研究者，黑洞研究个体户。

我当然吃了更多的苦头。因为微型黑洞的研究，比一般黑洞的研究更难，技术要求更高。但我不怕吃苦，我怕的是不被别人理解。

我终于造出了一个微型黑洞。我把它安在一个手电筒上。第一次实验时，我又一次被吓得心惊肉跳。我打开手电筒黑洞的开关，“唰——”一道黑光射出来。真的是黑光，漆黑漆黑的光。本来我想把我家墙角那堆垃圾吸走，没想到黑洞的威力过于强大。沿着那个茶杯口大小的圆，它前边所有的东西，全被吸了进去。从我家开始，到邻居，再到邻居的邻居，



到地面，然后是地壳、地幔、地核，从地球的另一面穿了过去。另一面是一个湖。湖里有一条船，船底被吸破了一个洞。幸亏打鱼的船工及时发现了破洞，迅速给堵住了，没有发生更大的意外。

为吸掉一小堆垃圾，我硬着头皮为邻居糊了三天的墙洞。留在地球上的小洞，因为太小，被除我以外的所有人忽略了，我也就不去管它了。只是一只冒冒失失的中国土拨鼠，有一天掉进地洞，变成了一只美国水老鼠。

我决心对微型黑洞加以改进。主要是控制它的“射程”，也许叫“吸程”更符合实际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因为它不像制造枪炮。黑洞就是黑洞，控制“吸程”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但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就是从“不可能”开始的。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，因此，我的决心很大，我不会轻易放弃。我投入了更多的激情和注意力。我相信我能行！

当我能随心所欲地控制黑洞吸程的时候，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简单来说，就是让微型黑洞不能什么都吸，要有选择。比方说，我想吸进一个坏蛋，结果把警察也一起吸进来了。我想吸走垃圾，结果把清洁工人也一并吸走了。我想吸走苍蝇，结果把蛋糕也一块儿吸走了。瞧，这多不好！

对我来说，这又是一个重大的考验。因为黑洞就是黑洞，



它什么都吸，才不管什么坏蛋与警察，垃圾与工人，苍蝇与蛋糕呢！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长时间。真是一点儿可能都没有吗？

不，我不相信！

实践证明了一切。30年后，我真的造出了能控制吸程、能选择物体的微型黑洞。现在，它已经被广泛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（见附记）

我真的感到很欣慰。

对啦，现在我已被正式聘为黑洞研究所的荣誉所长了。

#### 附记：

#### ·微型黑洞应用事例

警察用来追捕罪犯。对一些拒不投降的顽固分子，可用微型黑洞吸掉他的脚后跟，让他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，束手就擒。

环卫工人用来吸走垃圾。尤其是对于整整困扰了人类达三百多年的白色污染，非常有效。白色污染物被吸进微型黑洞后，什么也不会留下。

医生用来吸走癌细胞。这是最小的一种微型黑洞手



术刀。能准确吸走癌细胞，而不伤害其他细胞。因为速度很快，病人没有任何痛苦。

工厂用来吸走污水和黑烟。只要在污水出口和烟囱口各安一个微型黑洞，黑洞口与污水出口、烟囱口对接，污水和黑烟将无处可逃。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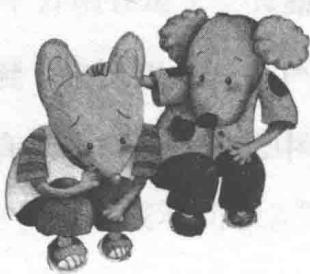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

## 暗星球奇遇记

为了证明宇宙中确实存在着暗物质，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太空之旅。

如果不是因为飞船发生故障，也许我们会一辈子跟暗星球擦肩而过。

飞船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转。等阿亮快要把故障排除掉时，发现飞船进入了一个无法扫描的陌生区域。

起先我们以为蹿进了黑洞，因为无边的黑暗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它，但事实证明：这儿不是黑洞，而是暗星球。

一进入暗星球，飞船上的照明设备完全失效了。也许并没有失效，只是我们的眼睛失明了。我们三个人立即变成了



睁眼瞎，谁也看不见谁。

无边的黑暗像空气一样扑面而来。到处都是黑暗。我们像掉进一个亘古的梦中，梦里什么都没有，除了黑暗，还是黑暗。

“蒜头，你在哪里？”我听见阿亮在叫。

“能在哪里，当然在飞船里。”蒜头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奈。他是我们的头儿，鼻子像大蒜头，我们就称呼他为“蒜头”了。

“你能不能看见我？”阿亮以为只有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。

“看不见，什么也看不见。”蒜头气恼地说，“卷毛，你能看见我们俩吗？”

“看不见。”我嗡声嗡声地说，“别叫我卷毛了，反正你们也看不见，我们都变成瞎子了。”

凭感觉，我们将飞船停下来，小心地打开舱门，摸索着走了出去。

下了舷梯，双脚居然踏在了坚实的土地上。这就好，不是虚无缥缈的。第一次当盲人，我们就怕一脚踏空，摔到不知什么地方去。

我们手拉手，肩并肩，一起向无边的黑暗走去。

我们不敢走得太远，以免找不到飞船。以飞船为中心，



我们向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各走了一百步。什么也没碰到，到处都很平坦。

“我认为，这是一个空无一物的星球。”阿亮说。

“怎么会空无一物？”我不同意，“我们脚下的土地难道不能算一物吗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”阿亮争辩，“我是说地面之上空无一物。”

“不要过早下结论，”蒜头说，“我们毕竟只走出这么一点点儿远。”

接下来，我们换了四个方向，每个方向各走了两百步，还是什么也没碰到。当我们再次改变方向，各走三百步时，阿亮的声音大起来：

“我说过，地面之上空无一物。”

“只能说三百步之内，暂时空无一物。”我更准确地纠正他。

一天下来，我们加起来大约走了一百千米，确实什么也没碰到。到处都是黑暗，到处都很平坦。

第二天，我们只向一个方向前进，并且前进的速度大大加快了。阿亮更加得意了：“我是很有预见性的，我说过，地面之上空无一物。”

好像仅仅为了推翻阿亮的结论，接下来的一天，我一个



人赌气走得更远。我希望在我迈出新的一步时，偶然碰到什么东西，然而很失望，什么也没有。

带着食品和帐篷，我们离开飞船越来越远了。

为了记得飞船的原始位置，我们决定只向一个方向前进。沿途我们设计了无数的落脚点，就像大城市的公交车停靠站似的。每一站，我们都会留下一点东西作为标志，一个钥匙扣、一块手帕、一把螺丝刀什么的。到后来，所有的小东西用尽了，我们决定撕下我们衣服上的纽扣。一个纽扣就是一个站台。当我们三个人的纽扣全部用完时，我们真不知道该用什么好。

没有阳光，也没有风；没有月亮，也没有雨。

蒜头说话了：“只留下食物，其余的全部充当标志。”

就这样，我们三个人把衣服全脱了下来。好在只有黑暗，赤身裸体也没什么好害羞的。谁也看不到谁，还害羞什么呢！

我们像三个原始人一样，悲壮地行进在无边的黑暗中。

我们甚至还唱起了歌。我们的歌声非常嘹亮，阿亮几乎是扯着嗓子在号。号到尽头，差不多都听出哭声来了。

“阿亮，别这样。”蒜头说，“我们要保存体力，看在食物的份儿上，省省吧！”

“阿亮，算你赢了好不好？”我知道阿亮心里不好受，他想的其实跟我想的一样，我们都希望遇上一点儿什么，哪怕



是一棵草、一朵花、一只小动物，或者一个玻璃弹珠也好。

然而，除了我们留下的标志，暗星球上确实一无所有。

我们在暗星球上相依为命。

食物越来越少，我们之间的友情却越来越深。

没有一丁点儿亮光，也就无所谓白天和黑夜。我们完全凭感觉出发和休息。当我们出发的时候，每一次都抱着巨大的希望，希望我们的前面会出现光明。

停下来休息时，我们喜欢互相抚摸。

“没错，你的头发还是卷的！这一根像 J，这一根像 S，这一根……”蒜头很有耐心地数着我的头发。

“你的额头很烫，阿亮，要是它能发光该有多好呵！”我摸着阿亮的额头。阿亮有一个值得骄傲的、电灯泡似的光亮的额头，可惜它不能发光。

“我能感觉到你的鼻头还是红的，”阿亮说，“头儿、卷毛，你们还记得哪些东西是红的吗？”

“太阳是红的，红旗是红的，血是红的。”

“患红眼病时的眼睛也是红的。”

“女朋友的嘴唇是红的。”

由“红色”我们联想到别的颜色：白色、绿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紫色、咖啡色、烟灰色。我们想得很多，每一种颜色都能举



出无数的事例。

我们这才明白，我们过去的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、美不胜收啊！我们用互相抚摸、打趣和回味过去，打发漫长而无聊的时光。

就在我们把值得回味的东西，尽可能地想了一遍之后，一些可怕的念头钻进了我们脑海中。阿亮最先在睡梦中叫起来：“滚开！我不会跟你走的！”

“阿亮，快醒醒！”我知道他在做梦，噩梦。

“哎呀，我梦见了穿着黑风衣，拿着长镰刀的死神。”阿亮说。

“别害怕，我们在一起，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！”蒜头拍着阿亮的胸口。

“死神不会赶到这里来。”我安慰阿亮，“这里是——死神禁飞区。”

其实，每次睡觉时，我的头脑中也充满了各种怪物、幽灵、鬼魂和僵尸。只是我没有叫出声来。我的胆子大，很喜欢看恐怖片。我把睡梦中看到的情景，当成免费的奥斯卡大片来欣赏，看得津津有味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睁着眼睛也看到幽灵时，这才吓了一跳。

当一个透明状态的、若有若无的人形怪物，在我的眼前